

数字在场：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研究

吴一凡, 冯菊香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生态文明传播学院, 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3日

摘要

在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流动常态化以及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 家庭微信群逐渐成为老年人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数字空间。本文以“数字在场”为分析视角, 探讨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及其运行逻辑。研究发现, 家庭空间分离所带来的“在场危机”促使老年人通过问候分享、互动参与和关系激活等传播实践持续生产数字可见性, 以维持家庭成员身份并获得情感承认。数字在场不仅构成老年人应对现实缺席的重要策略, 也成为其维系家庭主体性和家庭归属感的重要机制。然而, 数字在场同时存在“可见而未必被关注、连接而未必被陪伴”的现实悖论, 其本质上是对现实共在缺失的一种补偿性实践。本文尝试从家庭承认与主体性维持的角度理解老年人的数字媒介使用, 为老龄化背景下家庭传播研究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关键词

数字在场, 家庭微信群, 老年人, 情感实践

Digital Presence: A Study of Older Adults' Emotional Practices in Family WeChat Groups

Yifan Wu, Juxiang Feng

Faculty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Schoo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ne 18,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3,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opulation aging, increasing family nuclearization, and intensified population mobility, family WeChat group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digital space through which older adults

文章引用: 吴一凡, 冯菊香. 数字在场: 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研究[J]. 老龄化研究, 2026, 13(10): 249-256.
DOI: 10.12677/ar.2026.1310751

maintain family relationships. Drawing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presen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motional practices of older adults in family WeChat groups and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ese practic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risis of presence” caused by spatial separation within families motivates older adults to continuously produce digital visibility through greetings, information sharing, inter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relationship activation. These communicative practices help them sustain their identities as family members and obtain familial recognition. Digital presence thus serves not only as an adaptive strategy for coping with the absence of face-to-face co-presence, but also a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maintaining subjectivity, belonging, and emotional attachment within the family. At the same time, digital presence reveals a paradox: being visibl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being noticed, and being connected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being accompanied. In essence, it functions as a compensatory practice for the decline of everyday co-presence. By linking digital presence with familial recogni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subjectivity, this study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family communication in an aging society.

Keywords

Digital Presence, Family WeChat Groups, Older Adults, Emotional Practic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数字技术已逐渐嵌入老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截至202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规模持续增长,占比为15.4%¹,老年群体已成为互联网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微信凭借操作便捷、社交属性强等特点,成为老年人使用频率最高的数字平台之一。其中,以家庭成员为主体构成的家庭微信群,更逐渐发展成为连接代际关系、维系家庭情感的重要数字空间。

与传统面对面互动不同,家庭微信群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使异地家庭成员能够保持持续联系。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逐渐成为群内互动的重要参与者。无论是每日发送“早安”“晚安”问候,转发养生知识与生活资讯,还是在节庆时发送红包、参与家庭讨论,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已经成为许多老年人数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日常观察中不难发现,这些内容往往并不一定获得子女或孙辈的积极回应,但老年人仍然持续进行此类互动。由此引发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老年人为何持续投入家庭微信群互动?这些行为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情感逻辑?

既有研究对老年数字生活的探讨多集中于数字鸿沟、技术融入与社会支持层面,普遍认为数字媒介拓展了老年群体的社会连接渠道,有助于缓解孤独感、促进社会融入[1]。在家庭研究领域,学者多关注数字媒介对代际沟通模式的重塑作用,证实了微信群在维系家庭联系中的工具价值。但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从技术功能视角出发,对老年人数字实践背后的深层情感需求、家庭身份维系机制仍缺乏社会学层面的系统解释。

本文以“数字在场”为核心分析视角,将家庭微信群视为媒介化时代家庭关系再生产的重要场域。本文试图回答:老年人在家庭微信群中呈现出怎样的情感实践逻辑?数字在场如何回应家庭空间分离带来的身份危机?其内在的现实张力与社会学本质是什么?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本文试图揭示媒介化家庭转型中老年群体的主体性实践,为理解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关系变迁提供新的解释路径。

¹<https://www.cnnic.cn/NMediaFile/2026/0304/MAIN1772588317069TUXN3827X8.pdf>

2. 文献综述

家庭社会学领域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中国家庭的转型特征：有学者指出，城镇化与人口流动推动家庭从共居式大家庭转向分散式核心家庭，“子代流动、父辈留守”成为普遍家庭形态，代际日常互动频次大幅下降，老年群体的家庭角色权重与日常可见性持续弱化，形成“强关系、弱互动”的结构性矛盾。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代际支持模式与养老议题，对空间分离背景下老年人的身份焦虑与主体性维持机制仍缺乏深入的社会学解释。

媒介化家庭研究方面，国外有学者提出“数字亲缘”概念，指出数字媒介并非单纯的远程沟通工具，而是深度参与了跨国家庭的关系再生产过程[2]；还有学者提出的“持续在场”概念，侧重描述技术赋予的客观连接状态，认为媒介让远距离家庭成员始终处于可感知、可触及的范围[3]。国内研究多证实微信群等平台对代际沟通的促进作用，但普遍停留在功能验证层面，且“持续在场”的技术导向视角忽视了不同群体的实践能动性 with 情感差异性。本文的“数字在场”与之形成核心区分：持续在场是技术带来的客观连接属性，数字在场则是老年群体主动建构的关系实践，其核心指向家庭身份确认与主体性维持。

代际技术使用研究多围绕数字鸿沟与数字反哺展开，普遍将老年人视为技术的被动接受者；数字照料相关研究也多从子代视角切入，对老年父辈的主动情感实践关注不足。本文引入承认理论视角，将老年人的微信群互动视为争取家庭承认、维持家庭主体性的实践，以此揭示其深层情感逻辑。

3. 数字在场：家庭微信群中老年情感实践的生成背景

3.1. 家庭空间分离与老年人的“在场危机”

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指出，传统家庭是建立在地缘与血缘基础上的亲密共同体，面对面的日常互动是共同体存续的核心载体[4]。阎云翔对中国家庭转型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城镇化与个体化浪潮正在瓦解传统共居式家庭的基础，代际空间分离成为常态，家庭共同体从“实体共在”走向“分散联结”[5]。

传统中国家庭长期建立在共同居住基础之上。然而，我国家庭的乡城流动具有分离性、不完整性特征，表现为父代无法随成年子女共同流动，子代“流动”和父辈“留守”已经成为我国家庭生活的常态。在家庭微信群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老年人持续发送问候、分享信息，而群内其他成员却很少回应。消息虽然被阅读，却没有进一步互动。此时，老年人虽然实现了技术意义上的“在场”，却未能获得关系意义上的“在场”。受访老人杨奶奶(72岁)坦言：“有时候发了十几条消息，一个人都不回，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发太多了，是不是他们嫌我烦。”(如图1)。

这种变化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在场危机”。所谓在场危机，并非家庭关系的断裂，而是老年人在家庭互动中的存在感逐渐弱化。当家庭成员无法通过现实互动持续确认彼此存在时，老年人原有的家庭角色和情感位置也面临重新定义的压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家庭微信群开始承担起弥补现实缺席的重要功能。

3.2. 家庭共同体的再生产

数字在场的最终目标并非获得短暂关注，而是维持家庭关系的持续存在。家庭社会学认为，家庭共同体并非静态的结构，而是需要通过日常实践不断再生产的关系集合[6]。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正承担着这一功能：无论是节日问候、家庭讨论还是红包互动，其本质都是对家庭关系的反复激活。

在许多家庭群中，老年人往往承担着关系维护者的角色。家族群搭建者叶阿姨(60岁)表示：“一大家子散在各地，难得聚一次。我逢年过节在群里发个红包、组织大家拜年，感觉就像以前聚在院子里聊

天一样，情分就淡不了。”节日期间主动组织祝福、家庭成员生日时发出问候、分享家庭旧照片唤起共同记忆，这些行为表面上是一次具体互动，实际上却在不断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结，完成家庭共同体的日常再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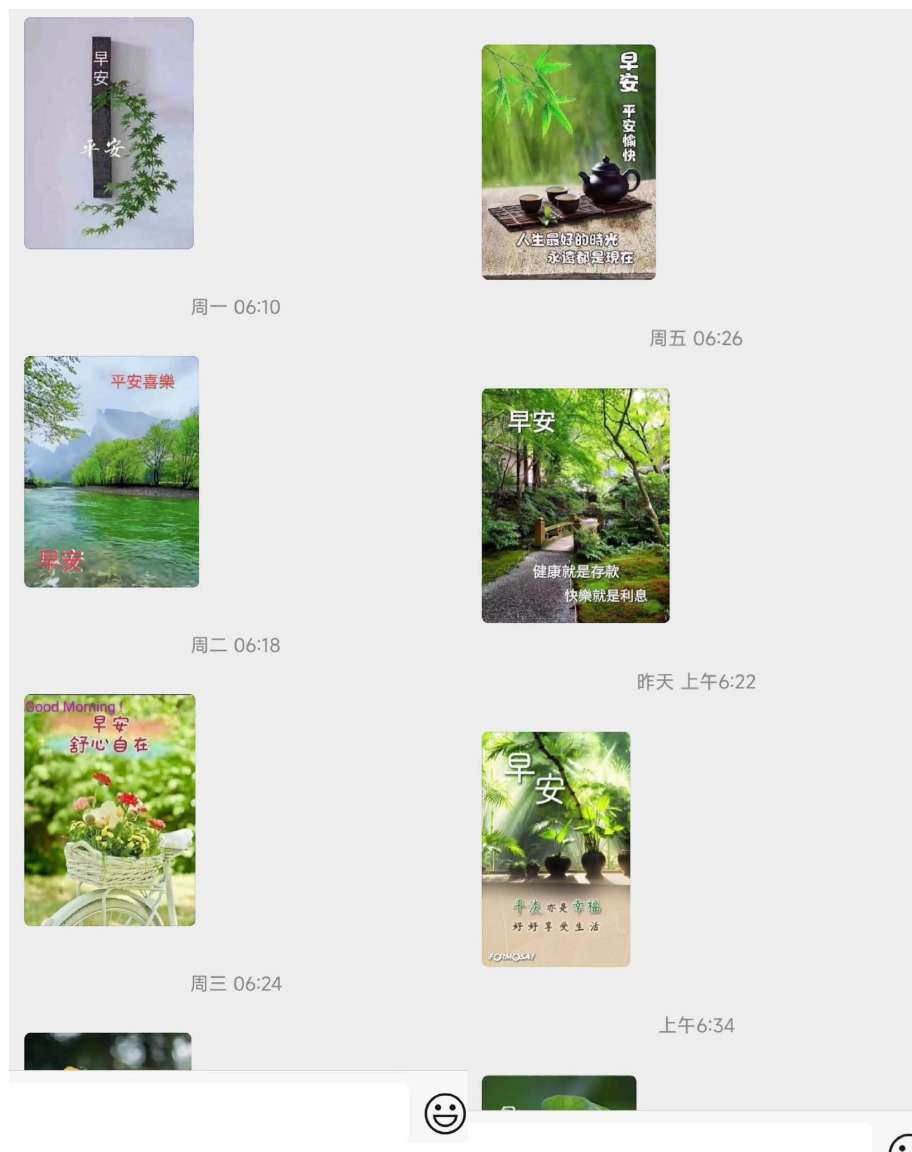


Figure 1. Screenshot of grandma Yang’s chat in the family WeChat group
图 1. 杨奶奶在家庭群中聊天截图

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激活具有仪式化特征。通过反复而稳定的互动实践，家庭成员获得了共同参与家庭生活的体验。即使彼此长期分居，家庭关系仍能够在持续性的数字互动中得到维系和确认。因此，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不仅是个人表达行为，更是一种家庭共同体的再生产机制。老年人通过持续制造互动机会，将分散的家庭成员重新聚集于同一数字空间之中，从而维持家庭关系网络的稳定运行。

3.3. 承认需求驱动下的数字在场实践

霍耐特(Axel Honneth)认为，个体的主体性建构离不开他人的承认，即个体能够通过在他者身上看到

自身的存在来实现自我认识[7]。人不仅需要被看见,更需要被认可和回应。对于老年人而言,退休、身体机能衰退以及家庭功能弱化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其社会可见性下降。在家庭内部,随着子女逐渐独立,老年人原有的照顾者和决策者角色也不断弱化,其获得承认的渠道相较于以往明显减少。

家庭微信群恰恰为老年人提供了新的承认空间。无论是发送问候信息、分享生活经验,还是参与家庭讨论,本质上都是一种主动争取可见性的实践。其所获得的不仅是交流反馈,更是一种身份确认和情感承认。

受访老人周奶奶(72岁)表示:“每天发一句早安,不是怕他们不知道天气,是让他们知道我今天还好。我一个人住,她最担心我出事,我每天发个消息,她上班也安心。”同样坚持每日问候的受访人赵奶奶(74岁)也提到:“就是个习惯,跟打卡似的,也没什么事要说,就是让他们知道我们俩今天都平平安安的。”

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不能简单理解为媒介使用行为,而应被视为一种争取家庭承认的数字行动。数字在场的核心并不只是在线状态的维持,而是在持续互动中实现被看见、被回应和被确认。对于老年人而言,这种承认不仅关系到情感满足,更关系到其家庭主体性的维持。

4. 数字在场的实践逻辑: 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表达

4.1. 可见性的生产: 从信息传播到存在表达

数字在场首先建立在可见性的基础之上。微信群为老年人提供了持续表达的机会,使其能够不断进入家庭成员的视野。然而,可见性并不必然转化为关注,更不意味着获得有效回应。数字社会学研究早已指出,数字时代的可见性存在内在悖论:媒介技术扩大了个体表达的机会,却无法保证表达获得同等程度的关注,可见性的赋权具有高度不确定性[8]。事实上,这类内容的核心功能并不在于传递信息,而在于生产可见性。媒介社会中的个体需要不断通过传播行为维持自身的社会存在,而微信群恰恰为这种存在的展示提供了空间。对于老年人而言,发送一条“早安”、分享一张生活照片,实际上是在向家庭成员发出一种存在信号,即“我在这里”。这种行为体现出数字传播环境下可见性逻辑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共同生活机会减少,老年人越来越难以通过面对面互动进入家庭成员的日常视野。而微信群则重构了这种可见性机制,使老年人能够借助数字媒介持续进入家庭交流空间。换言之,问候、分享等行为的真正目的不是传播内容,而是通过内容实现自身存在的呈现。

4.2. 回应的追求: 从单向表达走向承认获得

霍耐特指出,主体性的形成离不开他者的承认。对于老年人而言,家庭微信群中的情感实践同样包含着对承认的追求。当一条消息获得点赞、回复或者进一步讨论时,其意义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信息反馈,而成为一种来自家庭成员的身份确认。

对于老年人而言,微信群中互动的核心诉求并非信息交流,而是获得情感层面的家庭承认。受访老人潘大爷(75岁)的表述具有典型性:“其实也不是非要聊多久,他们回一句‘知道了’‘注意身体’,我心里就踏实了,就觉得他们还在乎我说的话。”当子女回复一句关心、孙辈发送一个表情回应时,老年人获得的不只是交流反馈,更是一种被关注、被重视的情感确认,其长辈身份在互动中得到了一次微型确认。

这一逻辑也解释了为何部分老年人会对群内“无人回应”表现出明显失落。因为数字在场并不等同于信息发送,而依赖于关系互动的完成。当传播行为缺乏回应时,老年人所期待的承认机制便无法实现,其数字在场也会面临失效风险。

4.3. 关系激活：家庭共同体的日常再生产

集体仪式是社会整合的核心机制，通过周期性的共同仪式能够强化集体认同、维系群体团结。家庭微信群中的节日祝福、红包互动、生日问候等实践，正是一种数字化的家庭集体仪式：通过周期性、程式化的共同参与，唤醒家庭成员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实现家庭共同体的日常再生产[9]。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正体现出这一特点，本质都是对家庭关系的反复激活。

在许多家庭群中，老年人往往承担着互动发起者的角色。例如，在节日期间主动组织群内祝福，在家庭成员生日时发出问候，或者在群内分享家庭旧照片唤起共同记忆。这些行为表面上是一次具体互动，实际上却在不断强化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连接。

因此，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并不只是零散的信息交换或礼节性问候，而是以周期性、程式化的互动不断激活家庭关系：老年人通过发起节日祝福、红包互动、生日问候与旧照片分享，将分散的家庭成员重新召集到共同的情感场域之中，使家庭认同在日常实践中被反复确认，家庭共同体也因此得以持续维系与再生产。

5. 家庭微信群中老年情感实践的现实张力

5.1. 从“被看见”到“被忽视”：可见性的悖论

数字在场首先建立在可见性的基础之上。技术赋权降低了代际沟通门槛，使老年人的情感表达获得了更多展示机会。然而，互动行为虽然“被看见”，行为背后的情感诉求与关系期待却往往“被忽视”。

老年人越是积极地发起互动，越可能暴露其情感需求，也更容易遭遇年轻家庭成员的沉默、延迟回复或以表情包、简短应答完成的礼节性回应。祝福被视作程式化任务，红包被理解为节日惯例，旧照片分享则常在快速刷屏中被掠过。这一现象揭示出数字传播环境中的可见性悖论。媒介技术扩大了个体表达的机会，却无法保证表达获得同等程度的关注。可见性遭遇的正是这样一种“数码媒介伦理挑战”：真实世界与代码世界之间的黏合与镜像带来了可见性的主体悖论，媒介在可见性的身份赋权上也体现出不确定性。尤其是在信息过载背景下，家庭微信群中的内容极易被快速浏览甚至直接忽略[8]。老年人不断生产可见性，反而可能因回应不足而更加敏感地意识到自身被忽视的处境。

因此，数字在场并非简单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老年人对于回应的期待。当期待无法得到满足时，数字空间中的“被看见”反而可能转化为新的情感失落。

5.2. 从“在线陪伴”到“情感缺席”：连接的悖论

家庭微信群最大的价值在于突破空间限制，使家庭成员能够实现持续连接。然而，连接并不等同于陪伴。传统家庭关系依赖共同生活经验得以维系。家庭成员通过日常相处、情感交流和生活照料形成深层次情感联结。而微信群所创造的更多是一种轻量化连接。家庭成员虽然始终处于同一数字空间，却未必真正参与彼此的生活世界。

对于许多老年人而言，微信群能够缓解联系中断带来的焦虑，却难以替代现实陪伴所提供的情感支持。子女每天在群内发送消息，并不意味着能够真正理解老人的生活状态；老年人通过群聊了解家人动态，也无法替代面对面交流中的情感体验。

这种现象体现出数字连接与情感陪伴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媒介技术能够创造“随时在线”的关系状态，却无法自动生成深度互动。数字在场所解决的是连接问题，而非陪伴问题。

因此，在家庭微信群中，老年人往往同时经历两种相互矛盾的感受：一方面感受到家庭成员始终存在于自己的联系人列表之中；另一方面又深刻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距离并未因此缩短。这种“在线

共在”与“现实缺席”的并存,构成数字在场的重要悖论。

5.3. 从“关系维系”到“关系负担”：互动的悖论

数字在场不仅改变了家庭关系的维系方式,也重新塑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期待。在许多家庭微信群中,老年人往往承担着关系维护者的角色。他们主动发起话题、组织互动、维持群内活跃度,希望借此保持家庭联系。然而,这种持续性的情感投入并不总能获得对等回应。

更重要的是,当数字互动逐渐成为家庭关系的重要维系方式时,回应本身也开始被赋予情感意义。是否回复消息、是否参与讨论、是否及时点赞,都可能被理解为对关系重视程度的体现。原本用于增强联系的数字互动,由此演变为新的情感评价机制。

对于老年人而言,群内互动越频繁,对回应的期待也越强烈。当家庭成员长期缺乏回应时,数字空间中的沉默便容易被解读为关系冷淡甚至情感疏离。此时,微信群不仅没有缓解关系焦虑,反而可能成为放大情感落差的场所。

因此,数字在场并非单纯促进关系维系,它同时生产出新的关系压力。家庭成员需要持续通过互动证明彼此的关注,而这种互动要求本身又可能成为关系负担的一部分。

6. 结论与讨论

在老龄化与数字化进程交织发展的背景下,家庭关系的维系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迁。家庭微信群作为一种嵌入日常生活的数字媒介空间,逐渐成为老年人参与家庭互动、维系情感联系的重要场域。本文以“数字在场”为分析视角,考察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试图理解老年人在数字环境下如何维持家庭联系、确认家庭身份以及获得情感承认。

研究发现,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并非简单的信息交流行为,而是一种围绕数字在场展开的关系实践。在家庭空间分离和现实共在减少的背景下,老年人面临着家庭可见性下降和主体性弱化的风险。通过发送问候信息、分享生活内容、参与家庭讨论以及组织群体互动等方式,老年人不断生产自身的数字可见性,并主动进入家庭成员的日常交流空间。这种持续性的传播实践,本质上是老年人应对现实缺席、维持家庭存在感的重要策略。

进一步来看,数字在场的实现并不仅仅依赖媒介接入,而是建立在互动回应基础之上的承认机制。对于老年人而言,被看见并不等同于获得在场感,真正重要的是其表达能够获得家庭成员的关注与回应。家庭微信群中的点赞、评论和互动反馈,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日常化的承认实践。正是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老年人的家庭身份得以持续确认,其作为父母、长辈和家庭成员的主体地位也得到不断强化。因此,数字在场不仅是一种技术状态,更是一种关系状态,其核心在于通过互动获得家庭承认。

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数字在场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微信群突破了空间限制,为老年人维系家庭联系提供了新的可能;另一方面,数字在场并未消除家庭关系中的情感缺席问题。技术连接能够创造持续在线的互动环境,却难以完全替代面对面交往中的情感厚度。当回应不足、互动失衡或交流流于形式时,数字在场反而可能放大老年人的失落感与边缘感。由此可见,数字在场既是老年人缓解关系疏离的重要资源,也是现实家庭关系变化的一面镜子。它既体现出数字技术对家庭关系的赋权作用,也暴露出技术连接在情感满足层面的内在限度。

总体而言,家庭微信群中的老年情感实践表明,数字媒介并未消解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而是在家庭空间分离日益普遍的背景下,为老年人提供了一种新的关系维系机制。数字在场既不是现实在场的简单替代,也不仅是技术赋能的结果,而是老年人在老龄化社会中回应关系变迁、争取家庭承认并维持主体性的一种适应性实践。

基金项目

国社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城乡互望：乡村传播转型研究(23FXWB008)。

参考文献

- [1] 王汇丽. 亲情代偿? 青年与“电子爸妈”的数字亲缘实践研究[J]. 东南传播, 2025(9): 126-131.
- [2] 裴萱. 虚拟在场、赛博情境与交往共生: 数字地方感的生成机制及审美逻辑[J]. 云南社会科学, 2026(1): 177-188.
- [3] 李芳, 李朝晖. 子女外出比、“不在场”反哺途径与老年人数字融入[J]. 兰州学刊, 2025(2): 181-194.
- [4] 彭志君. 滕尼斯论家政的基础、特征及限度——以《共同体与社会》为中心的一项研究[J]. 武陵学刊, 2026, 51(1): 26-33.
- [5] 阎云翔, 康岚. 当亲缘被祛魅: “断亲”背后的个体选择与家之存在意义的变迁[J]. 当代青年研究, 2025(1): 1-24.
- [6] 刘星. 情感代偿与亲缘重构: 青年群体“电子认亲”现象研究[J]. 视听, 2026(5): 16-19.
- [7] 张严, 吴文杰. 社会病理的“承认”诊断——霍耐特承认理论中的现代性问题[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26(1): 67-90.
- [8] 周芳. 数字时代可见性的生产与媒介伦理悖论[J]. 青年记者, 2023(10): 39-41.
- [9] 薛秋, 管健. 从集体仪式到世俗聚会: 心理学视野下的集体欢腾及其社会心理效应[J]. 心理科学, 2026, 49(2): 426-436.